



NO.1
西方人文经典

艺术的故事

[美] 亨德里克·威廉·房龙/著

周英富/译

*The story
of the art*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*The story
of the art*

艺术的故事

[美] 亨德里克·威廉·房龙/著
周英富/译

中国妇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艺术的故事/(美)房龙著;周英富译:—北京:中国妇女出版社,
2004.9

ISBN 7-80203-045-5

I.艺… II.①房…②周… III.①艺术史—世界—通俗读物
IV.J110.9—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71500 号

艺术的故事

作者: (美) 房 龙 著 周英富 译

责任编辑: 樊国宾

图书策划: 樊国宾

装帧设计: 夜行动物工作室

出 版: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 址: 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 24 号 邮政编码: 100010

电 话: (010) 65133160 (发行部) 65133161 (邮购)

网 址: www.womenbooks.cn

经 销: 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30×990 1/16

印 张: 20

字 数: 210 千字

版 次: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

印 数: 1-16 000

书 号: ISBN 7-80203-045-5

定 价: 29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 (如有印装错误, 请与发行部联系)

目录

THE STUDY OF THE ART

序/1

第1章 不朽的答案/3

第2章 史前人的艺术/8

第3章 埃及的艺术/13

第4章 巴比伦王国、迦太基王国以及神秘的苏美尔人王国/19

第5章 海因里希·谢里曼/23

第6章 希腊人的艺术/29

第7章 古罗马以及拜占廷的艺术/37

第8章 俄罗斯/42

第9章 波斯/44

第10章 中世纪初期/48

目录

THE STORY OF THE ART

第 11 章 哥特式时期 / 59

第 12 章 文艺复兴时期 / 69

第 13 章 佛罗伦萨 / 77

第 14 章 油画的发明 / 85

第 15 章 意大利绘画工厂开张了 / 88

第 16 章 美洲 / 105

第 17 章 在新绘画诞生的地方听到新音乐 / 110

第 18 章 新的繁荣来到欧洲的心脏 / 120

第 19 章 巴洛克艺术风格 / 131

第 20 章 荷兰画派 / 148

第 21 章 伟大世纪 / 161

目录

THE STORY OF THE ART

第 22 章 葬于圣地的莫里哀 / 174

第 23 章 重登舞台的演员 / 181

第 24 章 歌剧 / 183

第 25 章 洛可可艺术风格 / 195

第 26 章 中国、印度和日本 / 200

第 27 章 哥雅 / 220

第 28 章 乐谱取代了画册 / 227

第 29 章 巴赫、汉德尔、海顿、莫扎特、贝多芬 / 229

第 30 章 画室里出现造反运动 / 266

第 31 章 十九世纪的音乐 / 277

第 32 章 帕格尼尼和李斯特 / 282

目录

THE STORY OF THE ART

第 33 章 达盖尔 / 290

第 34 章 约翰·施特劳斯 / 292

第 35 章 肖邦 / 294

第 36 章 理查德·瓦格纳 / 298

第 37 章 约翰内斯·勃拉姆斯 / 304

第 38 章 克劳德·德彪西 / 307

第 39 章 结束语 / 310

THE STORY OF THE ART

序

我写这本书，并不仅仅是要向大家叙述一下艺术的故事，有关艺术的故事早已被大量地写进了一些关于绘画、建筑和音乐的书籍里了。我重述这些故事，是为了向大家表明艺术具有一种普遍精神，并尽量少掺杂我自己的审美趣味。

这样内容庞杂的一本书，我请求读者阅读的理由是什么呢？

是邀请大家进入到一个特别的领域。在这样一个领域里，有这样一群人：他们宁可少用一顿饭，但不能没有音乐和绘画的乐趣，否则，就会感到生活没有什么意义。

这样说，当然很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，我想说的是，我没有打算让各位告别舒服、体面的日子，去经历困苦艰难的生活，我只愿意打开一扇艺术的窗户，让大家走近些，去体味过去也许从来没有进入过的缪斯女神的花园。

在平凡的生活里，我们总该有所爱好，譬如绘画、歌唱、演奏乐曲或表演戏剧，这些都可以增添我们的人生乐趣，我们没有理由予以拒绝。

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国度里，是一件不幸的事情，我知道很多打网球和高尔夫球的高手，他们本来应该从游戏中得到乐趣，可相反，他们大多终生郁郁寡欢，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打得不能与比尔·铁登或瓦尔特·哈根一样好。

但是，在艺术上就容易得多，因为即便不能达到极高的水平，你仍然可以以艺术家自居，就像你不是拉力赛车的专业运动员，但你依然可以开着你的老式汽车参加比赛一样。并且，你在不久后就会体验到，将自己的余闲用于摄影、烹饪、绘画和表演，真是乐趣无穷。但你也应该知道，这是一项不仅要有灵感，而且更要具有毅力的爱好。

从本书中，大家会知道人类所有艺术的惟一目的是，为生活服务。因而，一切艺术都相互关联，这很像一个大家庭的成员，你如果了解了交响



乐的构造,也许你就很容易成为一个好画家。现在,我五十五岁了,还在一个交响乐团里演奏乐曲,这用去了我很多时间,但因为有益于我对我不熟悉的音乐结构的了解,从而,也让我能更好地画画。

我拥有一台使用了很多年的小版画印刷机,我经常用它印一些我不打算出售的版画作品,因而,我体验到了古代成功版画家的创作艰辛。

我们有必要去研究古代绘画大师的作品,但我不主张大家单纯地去模仿。但对于丢勒和格列柯这类画家的作品的临摹,会让你体会到很多有益的东西,使你受益匪浅。

音乐也是相同的,你应该积攒一些零钱来收集唱片。而且,你也应该做到熟悉古代作曲家的音乐。这就像下棋,你如果要提高棋艺,就有必要对马歇尔和卡帕布兰卡(古巴国际象棋大师)的棋谱有所研究,虽然你未必一定要成为马歇尔或卡帕布兰卡。

还应该提醒你,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一项艺术爱好,你一定要与它形影不离,就像牵着你心爱的小狗一样。

这里我要谈得更仔细些。

譬如,你爱好绘画,你的口袋里就可以装些纸头,当你旁边没人时,你就能方便把一些事物描绘下来,你的画作虽然不能进博物馆,与贫穷的伦勃朗的作品一同展出,但你的描绘能让你获得对事物的敏锐观察。

假如你想尝试不同的材质,不妨去画画油画、水彩和水粉画,这样,你就得到了像去许多国家旅游那样的快乐,你也不必为费用担心,你当然可以用你送给孩子们的那盒颜料和铅笔。

至于音乐,一样的,你须养成练习的习惯,一开始,哪怕每天15分钟也可以,一直这样的话,你就能增加到更长的时间,甚至是几个小时了。

多数人以为钢琴是音乐中必须的乐器,但别忘了,钢琴并非唯一的乐器。这样说,你肯定会理解我的意思。至于你怎么去做,也就不需要我多说了。世界这么大,每个人愿意做什么,完全取决于自己,但无论作曲,还是做航模,无论画风景,还是做花园的设计,都有必要向艺术家们请教,他们是缪斯女神谦卑的弟子,但却是你的朋友和老师。他们会带领你到他们的后花园里散步,让你在一个美丽的园子里一开眼界。也许,你会从这里领会到人生的真谛,你也会为自己的努力所得到的报偿而感到幸福。

Thank You very much.



THE STORY OF THE ART

第 1 章

不朽的答案

有关艺术、非艺术以及艺术家的生活和个性。

人们常常以为艺术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语言,但这并不是说艺术能很容易为大家所理解。举个例子,现在我正在楼上的写字桌前聆听巴赫的G小调,自认为是在享受音乐中的极品,但我楼下的孩子,却心烦意乱,如听噪音。

弗朗士·哈尔斯或伦勃朗的一幅肖像作品,可以让我激动莫名。但也许在另一个人的眼里,只不过是一片暗淡的涂料。

我年轻时,记得有一次,我的叔叔买了一张文森特·梵高的小速写。由于当时梵高不幸地被社会认定为败类,这件事就在邻居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风波。去年冬季,情况不一样了,当梵高的几幅作品在纽约展览时,观众竟然冲进博物馆,以至于纽约市政府派警察来维护秩序。

现在,人们都认识到中国画的意趣深远,但对中国画的理解,西方竟用去好几百年时间。

说到底,艺术的普遍性,指的是艺术不受国界与时间局限的那种品质。

既然这样,这本书无论是从欧洲开始,还是从中国开始,无论从毛利人开始,还是以爱斯基摩人作为第一章,都在情理之中了。现在,我想为大家讲一个故事。

这个故事引用自中国的典籍,大概意思如下:

画家娄公辞世之际,召来了他的门徒。门徒们看到老画家在画案前,身体虚弱得已经不能拿起画笔了。门徒们请他躺到床上休息,他摇摇头,说:“这些笔墨,跟随我许多年了,我和它们就像手足一样不可分离。所以,在



我辞世时,我还是愿意和它们一起呆着。”

众门徒听了这话,都跪了下来。很多人大放悲声。娄公看看门徒,很惊讶,说:“怎么了?孩子们,我叫你们来是为了赴宴的啊!这是人生最后的旅程,我特意邀请你们来参加,这本是件让人喜悦的事,是每个人必将经历的庆典,你们却哭起来了。”

娄公说完,面含笑容。一个门徒擦了擦眼泪,说:“老师,请原谅我们的软弱,当我们想起您艰难的一生,便不免感到伤心。您一生没有夫人相伴您的左右,身后又无子嗣为您守灵。您的一生,从早忙到晚,都像奴隶一样工作着。而人世中的那些只懂钻营的人,却日进千金,这公平吗?老天爷对您有过哪怕一点的同情吗?您过世后,我们要继承您的事业,我们很想知道,像这么大的牺牲,您觉得值得吗?”

娄公缓慢地抬起头,脸上浮现出了一种不可阻挡的获胜者的神情,他说:“不仅公平,而且我已得到了大大超过我所期望的报酬。你们说得很对,一百年过去了,我无亲无故地生活着,假如不是朋友接济,我不仅会食不裹腹,而且也可能寒不得衣。但我遵从了内心的呼唤,一个人走上了这段旅程,并到达了中任何人都期望的最高的境地。”

此时,门徒中年龄最大,也是最先讲话的那个人,低声说:“老师,作为您给我们的临别赠言,请您讲讲,人的一生,什么是他的最高目标?”

娄公站了起来,眼睛里有一种奇异的光芒,他一点点挪到屋里的一张画前。那是他的得意之作,是他用那支大笔挥就而成的一片草叶儿,那片草叶儿异常生动,像是能呼之欲出似的。那不是一片普通的草叶儿,它的里面拥有着自开天辟地以来,大地上的每一片草叶儿都具有的灵气与精髓。

“这正是我的回答。我心满意足,我已经到达与自然之神同等的位置。”

然后,他祝福每一个门徒,安然逝去。

这个故事会启发人们深入思考。依照娄公的说法,真正的艺术家是得悉自然之道的人,或者,这个问题还会有别的答案。但我以为,从古希腊时候起,这样的想法就已经深得人心了。

如果我是娄公的话,恐怕也会这样回答。

人类即便是在最伟大的时候,与自然界相比,也还是弱小与无助的。自然界通过万物与人类接触,而人类以万物来表达自己。这种表达,以我看,就叫艺术。

当有一天,你成为世人公认的伟大艺术家时,你就可以这样对上帝说:“主啊,您了解,我所做的一切可能不像您期望的那个样子,可这却是因您的感召而做的表达。它虽然不大完美,但毕竟我也是一个造物主!也



尽了我的所能,而且我要告诉您,这种感觉非常之好!”

在这里,我所说的,不是为了对那些不会用任何一种艺术方式表达自己的人表示轻视,因为最起码我知道中世纪时的一个寓言故事。这个故事讲两个悔罪之人,一个是鞋匠,一个是音乐家。他们一起来到圣母面前请求她的宽恕,但他们都懂得,他们无法回报圣母的祝福。

音乐家用他的小提琴,演奏了一支悦耳动听的乐曲,后来,他的要求得到了祝福。当鞋匠向圣母请求祝福时,他非常没有信心,因为他只会为圣母做一双方便小巧的鞋子。鞋匠想,一双鞋子怎么能与美妙的音乐相提并论呢?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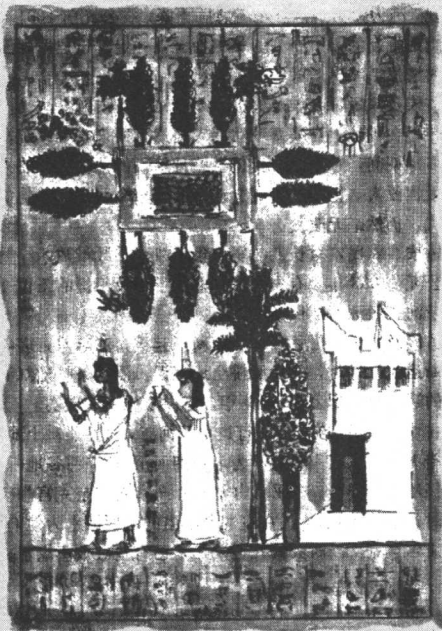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这样想,鞋匠还是做了一双最最漂亮的鞋子送给圣母,结果,他也一样得到了圣母的祝福。因为他做的那双闪亮的鞋子,也是他真挚情感的表达。

这则中世纪的寓言故事,也让我对现在的艺术与工艺所持有的严格的分界感到迷惑不解。以前,艺术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,艺术家和手艺人不分彼此。实际上,艺术家不过是人们对于技艺高超的手艺人的称呼。可现在,艺术家与手艺人却如同陌路,不再往来。

对这一点,我有过很深的体会。我年轻时的那个时代,曾有人荒唐地推崇“为艺术而艺术”的理论。三十年过去了,人们最终明白,老布鲁克林桥的设计人与沙特尔大教堂设计图的制作人,那位老石匠,都是同样伟大的艺术大师。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,都能从阿斯塔的踢踏舞与《名歌手》的五重奏中,获得相同的美感。

的确,对于艺术来说,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因素。譬如意大利,15世纪时,无疑是艺术家们的天堂,但是现在,它和北部英格兰的工业城市没有什么不同,丧失了所有的艺术美感。在过去的一百年里,美国人像忙忙碌碌无暇顾及美的蝗虫那样,一直从北美大陆的东边啃到西边。而下个世纪或更长一段时间,美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艺术的中心。

鉴于方便的原因,本书仍按常规的时间划分法,如中世纪艺术、埃



不讲究透视学的绘画。公元2000年前,埃及法老和妻子在花园里散步。





及艺术、希腊艺术、中国与日本艺术。这种尝试用在划分人类艺术上时，显然只是权宜之计，它并不科学。

我只晓得有“好艺术”和“坏艺术”之分，至于“资本主义艺术”和“无产阶级艺术”这种奇怪的分法，本书不能苟同。我想在一开始就把这一点做个交待。

此外，还有必要说一说“天才”这个词的含意。以我们今天评论家的眼光，天才似乎多之又多，可在我童年时，天才人物却是凤毛麟角。本书将引用那个时期的标准，给“天才”一词建立一个公式：

天才 = 高超的技巧 + 独特的东西

第一重要的是高超的技艺。

法国的印象派大师马奈老爹，在和一些急于知道艺术真谛的青年谈话时，曾说道：“非常简单，如果你刚开始时就画了出来，那太好了。如果没有，那就重新画一遍，一直到你画出来为止。”

如今，很多人经常说，我们已经把自由、平等、幸福带给了大众，现在是把艺术带给他们的时候了。话虽轻松，但是否能做到，我表示怀疑。印度人常说：“皈依宗教，身不离庙。”皈依宗教的人，处身世事之外。从处身世外这一层意思来说，艺术家可以说就是皈依宗教的人。任何艺术，其本质都是个人体验，因而，艺术从来都是超越世俗、出类拔萃的东西。

在传媒产生以前，的确，艺术家的名字经常会因为动乱而被埋没。今天，金字塔的建造者不为人所知，中世纪教堂的建造者也不为人所知，但这并不表明，他们的同代人，不知道他们的大名。

我要特别说明的是，我不能认同这种观点：艺术是人民群众的产品。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家，几乎是一个完全孤独的人。就像一切孤独的人那样，他会永远坚持他的个性，将个性看作他最宝贵的财富。他也可以坐在人们中间喝酒，和他的邻居谈笑，不在意衣着，言语粗俗，让人觉得他是大众之一，但在他自己的王国里，他却是国王和上帝。

一生不幸的文森特·梵高，还有那位遇见公爵拒绝脱帽的路德维希·贝多芬，他们平时，可能很喜欢和众人呆在一起。但是当他拿起画笔，蘸饱墨水，画画或写乐谱，他就成了非凡的人，他只遵从那使他保持独特个性的原则。早些时候，我们叫这批人为贵族。现如今，这样的贵族已经越来越少了。

但说到头，不管是普通的艺术家，还是才华过人的天才，都不过是具有比大众更敏锐的感觉罢了。

所以，有理夏德·瓦格纳那种类型的艺术家，也会有莫扎特这样的艺术家。他们为我们带来了悦耳动听的音乐，但两人的品质又区别极大。瓦



格纳放浪形骸,人品卑鄙,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让人憎恨的人;而莫扎特举止优雅,慷慨大度,几乎是一个真正的圣徒。

一定不要研究艺术家的“灵魂”,否则,你会犯错。因为,他的灵魂和我们的灵魂没有什么差别。杰出的艺术家,都是单纯的人,他们创作,没有时间去思考关于他灵魂的问题,就像他爱哪个女人一样,他对他的作品,将投入所有的感情。

那么,到底艺术家是什么样的人呢?

画家是这样的,把他所看到的一切,向我们作出展示,我们的双眼,通过他的作品看到他所看到的一切。

那么音乐家呢,就是那个“听到了音律”的男人或者女人。

诗人会说,“这是我找到的最好的办法了,即用普通的词汇创造出梦想。”

小说家则说,“我在讲我想像中的故事。”

其他艺术家,可以以此类推。

每位艺术家,都只不过是某种艺术形式的记录者而已。至于他的记录对别人的意义,不是他所能顾及的。就像夜莺与乌鸦,它们不会对我们的谈话有兴趣,但它们却都喜欢赢得别的夜莺和乌鸦的好感,当然,没有办法使它们成为我们的知音。

看完本书之后,你们或许会问我,我为什么反复谈论某些问题,而对别的似乎一样重要的问题,却只是一笔而过呢?我感觉到了这个问题。其实,从一开始,我的想法是把文学、建筑、绘画、戏剧、芭蕾、烹饪、时装、珐琅、陶瓷等等的艺术,一起写进来。我用去了几年时间,写下一百万字,可我找不到愿意出这么厚一部书的出版社,即便出了,谁又愿意去读呢?所以,我只好大段大段地删去,辛苦几年后,这本一千八百页的书终于变成了八百页。我必须清楚,我是在向普通读者介绍,从公元前50万年到现代,在绘画、建筑、音乐、雕塑以及工艺美术领域里那些最为不朽的部分,并使他们对艺术发生兴趣。

请设想一下,如果我带给读者的是一本长篇巨制,此书超过三十磅重,那就像要给自家的孩子买宠物,结果却拉回了一头庞大的恐龙。

这就是我的理由,虽然详略不同,但我认为这不会影响我对艺术之普遍性的揭示。因为此种艺术的普遍性,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的生活之中。



THE STORY OF THE ART

第 2 章

史前人的艺术

我希望在这个又大又黑的窟穴中,点亮一支蜡烛。然而,尽管我竭力搜寻,这个石窟还是漆黑一片,拒绝向我展开它的秘密。

假如这一章是写在一百年前的话,就会容易很多。可是在今天,动笔就非常困难。因为,一百年前的艺术史就像《圣经》的编年历那样,一目了然。乌舍主教对我们说,世界开始于公元前 4004 年 10 月 28 日的星期五,我们甘心情愿地接受了这种说法。在亚当的生年到底是公元前 4004 年,还是公元前 40004 年,或是公元前 4000004 年,都是无足轻重的年代,我们真没必要自找麻烦。

一百年前,每当听到歌德和莱辛的名字,人们都会肃然而起敬意。约翰·沃尔夫冈·冯·歌德,在 1786 年的秋天,风尘仆仆,穿过了阿尔卑斯山,两年之后,他的一本意大利游记公开发表。意大利是他一直想要游历的地方,在这本书里,他细致地讲述了他在那里游览古迹时所看到的情况。另外,他还给许多崇拜他的人指点迷津,要他们遵守古老的训诫,重新建立他们的生活秩序。

有一位让人厌烦但却博学的约翰·约阿希姆·温克尔曼先生,他在歌德之前写的《古代艺术史》,据说被公认为衡量希腊艺术的典范之作。温克尔曼虽然过早地死去,没来得及写完他的巨著——《古代史》,但是,歌德和莱辛却受到他的有益启发。莱辛因之写下了《拉奥孔》。该书被公认揭示了诗歌和造型艺术间的真正联系。既然有温克尔曼的《古代艺术史》,歌德的《意大利纪行》,莱辛的《拉奥孔》,这三部被世人公认的艺术“圣典”的存在,谁



又敢提出,还有比希腊人更早的,甚至有超过古罗马或古希腊人所创造的艺术品这样的见解呢?

从那时起到现在,世界上发生了诸多的改变。首要的是,在18世纪末,那最后的两年里,埃及文明被发现了。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时,曾来到尼罗河谷。当时他发出惊叹:“他眼前的一切都是‘难以置信的古老’。”但直到一百年前,从来没人想到过,希腊人的大部分学识,有可能学自埃及人。更不曾想到的是——埃及人,又是尼罗河谷的史前人的继承者。

史前人已经踪迹皆无,可史前人留下的艺术,却如此丰富多彩。最重要的是,能还原史前人生活面貌的魔术师出现了——他们被叫做考古学家。

现在,我们都了解,中世纪的意大利人的祖先,罗马人,已经被他们完全忘记了。在他们的四周,四处是罗马人留下的东西。但是,他们不知道,罗马文明的伟大。在他们的眼前,是残垣断壁,累累瓦砾,一切都那么杂乱无序。这种景象,好像刚刚遭遇了一次洪水。的确是爆发了一次洪水,一次来自野蛮人的波涛翻滚的洪水,横经大地。这帮恶徒,其破坏的程度,就像是在五百年内,爆发了七次海啸和七次地震。

1453年,土耳其人占领了君士坦丁堡。残留的希腊文物,只能逃向西方,在意大利、法国和德国的大学里,找个藏身之地。这极大地激发了对古代文物的研究。因为,一千年来,希腊人那像天书一样的典籍,终于可以被破译了。而且,对古物的研究成为了一种风气。15世纪和16世纪,有很多教皇、国王,都乐此不疲,最后都懒得牧民了。

于是,产生了“文物家”这个词汇,其中还包含着能从文物中得到“乐趣”的意思。这类人,他们在欧洲各地的收藏极为广泛。他们所收藏的东西中,有雕像、坛坛罐罐、古币、金银首饰等,这正是我们现代博物馆的雏形。

这些热爱挖掘文物的人群,虽然动机大多出于



(太平洋复活岛)神秘的艺术,制作者民族名称不详。





私利,但多多少少为我们解决了不少古代问题,我们应当承认这一点。

现在,每个星期,都会有相关史前文物被发现的消息报道。

这类东西,也许13世纪或16世纪我们的祖先,就发现过。但当时无人知道那是什么,因而不曾被留意过。

在读完本章后,你如果想要当考古学家,我必须告诫你,这是一种极为艰难的研究,你要为此花去许多年。假如是一个普通人,他悠闲地坐在法国南部的一个小草坡上吸烟,他只能看到,这个草坡比其他地方稍微高出一点儿,他以为可能是去年的洪水冲积而成的。但在考古学家看后,却会告诉他,他正坐在一堵史前村子的墙上。而且,还会详细地指出门、塔楼以及古城堡的位置和整个布局。

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,又爆发了英土战争,英军常常会在美索不达米亚高原,偶然挖到古迎勒底城的遗迹,他们不知道自己正在进行一场大破坏。

19世纪,人们开始采取科学的态度来研究《旧约全书》中所讲述的故事。当人们看到,在埃及的两河流域,新出土的精致的石刀、石斧时,他们以为,这只能是早于他们的类人猿祖先的东西。这个发现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历史视野。

关于上古人的生活方式,虽然没有什么好讲的,但在艺术领域里,他们不但手艺高超,而且有极丰富的想像力。

如果你没有亲眼见过史前人的作品,你不会相信那些上古人,在工艺、雕刻以及磨削方面,已获得让人吃惊的非凡能力。

一个世纪前,在白人还没来到新西兰的时候,毛利人从没见过金属。但是他们刻在木头上和石头上的饰物,都美妙绝伦。

艺术还和艺术家所处的经济环境以及地理环境有关。爱斯基摩人有雕刻天才,但他们受制于在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冰雪的气候。埃及人正好相反,他们可以从相邻地区,搬来建造宫殿和神庙的石料,而尼罗河,又能使他们把这些石料运到他们需要运到的地点。

有人问我,我的祖先荷兰人,擅长绘画和音乐,为什么却没有出过伟大的雕刻家,我想这是因为,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国家,宜于室内作画或演奏音乐,在露天雕像可不行。

而希腊长年沐浴在阳光下。这让希腊人成为了户外运动家,而真正的家,被当成是老婆和孩子呆的地方,再加上这个地方出产大量上好的大理石,因而,希腊人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第一流的雕刻家。而绘画,他们就不是很精通了。

每个民族的人,都利用手边的现有材料。因而,对于温带地区的史前人,他们使用驯鹿角制作东西,就很容易理解了。

